

焦點評析

兩岸關係新定位與結構轉型芻議

Suggestions to Structural Adjustment of Cross-Strait Relations

馬彥彬 *Yan-Pin Ma*

逢甲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教授

*Associate Professor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
Feng Chia University*

兩岸關係一如預期進入「深水區」，太陽花學運證明了水深難測，繼續前行勢必還會有顛簸，甚至可能有失足的風險。然而，此次掀起風潮之巨之久，揭露了台灣社會對兩岸關係的深層不安與普遍不平，使大片的陰暗面得以曝光，兩岸各界因而有機會更清楚面對原本就存在的現實，誠為兩岸之幸！

一、釐清兩岸關係的新形勢

階層衝突、世代衝突、政商衝突、公私（部門）衝突、政黨衝突、統獨衝突、國際衝突向來是兩岸關係進程中的常駐背景，以上種種都不是「新局勢」；「新」的是衝突的邏輯以及各種衝突之間的結合方式。

（一）Web 2.0 的新時代：隨資訊傳播科技創新，舊衝突的規模、速度、強度與形式均產生鉅變，升高民主運作與社會穩定的不確定程度。傳統意義下的「主流」與「權威」（或威權），已不再具有資源與動員上的絕對優勢，隨時可能迅速地被邊緣團體、微小事端所顛覆或取代。

(二) Fashion 的後現代：消費主義的動力來自時尚流行，符號（象徵）價值遠超過使用價值；感動與感染，遠超過數據與說理。在追逐流行的氛圍裡，社會乃至政治議題的設定、蔓延、消褪與更迭，生命週期將日益急速而縮短，震撼起伏的幅度則將加劇；感性的力量將遠超過理性，「說故事」勝過「講道理」。台灣近來歷次社會抗爭，證明 Web 2.0 以及 Fashion 新邏輯的巨大效果，因而也得到鼓舞、學習與複製；未來兩岸關係進程勢必將持續上演新舊邏輯的角力。Web 2.0 與 Fashion 並不具有世代絕對差距，但掌權的舊世代若不能跟上新邏輯、掌握新媒體、訴求新流行，兩岸關係勢必經常超出既定軌道。

二、定位兩岸關係的新問題

台灣每四年就有政黨輪替的可能，2016 年不是最後一次的可能；2008 年後兩岸交流不斷深化，台灣主張統一的民意反而下降，主張獨立的比例不減，維持現狀者則大為增加，使大陸大感「讓利無用」；台獨團體（或反中人士）必須培育新血以延續香火，自然會產生「世代交替」。以上種種都不是兩岸關係的新問題，但若要推進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，亟需以新識框（framework）重新界定這些舊問題，方能掌握台灣社會對這些問題的感知。

(一) 源自全球化困境的兩岸問題：在立法院被佔領之前，在台灣之外已有「佔領華爾街」、「佔領中環」的行動；全球青年的共通焦慮，部分反映了全球化的普遍惡果，尤其是經濟自由化所伴隨的貧富差距、去技術化、環境破壞、就業與生計困難以及政府財政與福利支出的破產陰影，都造成青年世代的失望與憤恨。若無助於解決這些問題、或被歸咎為加重這些問題，兩岸關係將持續成為台灣的全球化受害者（或未受益者）進行「困境歸因」的焦點與出口。隨著嵌入全球化的程度加深，大陸本身對於這些困境也未必能免疫；況且，在全球化的媒體傳播作用下，大陸青年由太陽花學運所引發的同意或反感，未來勢必也會投射在兩岸關係上。

(二) 兩岸問題放大的全球化困境：全球化的流動性，一方面開展了個人與政府的廣大活動空間，激發爭取更大更遠利益的發展動機；但另一方面，全球化的競爭壓力，以及全球治理的規範，也在在限縮了政府的政策選項（例如市場開放），以及人民在國內民主參與的實質影響力。兩岸關係即使自 2008 年以後進入和平發展，在上述第一方面進展有限，台灣政府與人民在全球化舞台上的發展空間仍然或更加侷促，使全球化激起的發展動機遭到壓抑；在第二方面，台灣遭到全球化所壓縮的政策選項與民主參與，在兩岸關係上並未因「一中各表」而有所改善，甚至更受限縮。因此，全球化優點受限兩岸關係而未能發揮，缺點卻被兩岸關係所加劇。

三、兩岸關係的調結構（芻議）

反台獨、反中的「反」，不統、不獨、不武的「不」，乃至習近平所提四個「不會」的「不」，都是消極的負面用詞，均屬於對抗性、被動性的反應；歷史演進的實際結果顯示，這些「不」與「反」，容或產生過階段性的辯證效果，但兩岸關係的推動方式已需進行結構性的調整，以更正面積極的建構性作為，才能因應深水區的風險。

(一) 建構兩岸共同的全球化願景：中國大陸正推動「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」，台灣則有人主張「人權統一、民主統一的中國」，對於前者而言，台灣覺得無涉無感；對於後者而言，大陸覺得疑似西方陰謀。然而參照目前兩岸的新形勢與新問題，若以「面對全球化困境」為起點，或許可以找到兩岸共同接受、合作追求的願景。全球化困境是兩岸、全世界的共同問題，若能超越「一個國家」（無論統獨）思維，以全人類、以全地球為己任，以「同為地球村成員」為彼此的身分認同，兩岸共同以改良全球化的「全球化新工程」為目標，充分交流過去不同歷史與體制的發展經驗與教訓，與全世界攜手解決全球化問題，為建立「公平正義的全球化、和平繁榮的全球化、環境永續的全球化」做出貢獻，重建內涵東方文明、亞

洲經驗的「普世價值」，將使兩岸關係在更大格局上超越目前困境。兩岸共同追求的全球化願景，一則勢必符合民主與人權潮流，二則正彰顯中華民族的偉大（更加「文明可親」），不僅止於本身的復興；尤其，為利於兩岸在「全球化新工程」中的分工合作，台灣必須得到更大的參與空間與機會，才能扮演地球村成員的積極角色，且使台灣社會（當然包括青年）得以重建自信，擺脫自我封閉的退縮自保心態。

（二）以社會文化做為兩岸關係新主軸：大陸赴台觀光客每年已達 200 萬人次，陸生赴台就讀大學已有三屆；台灣每年赴大陸觀光人數超過 290 萬人次，更有百萬台商及其家屬經常往返兩地。由兩岸直航點與航班的不斷增加，顯示兩岸人民交流往來極其頻繁。然而，隨著互動的增加，卻也清楚暴露雙方在許多基本倫理、文化價值、生活習慣、思考模式鴻溝，不是「同文同種」的「文化同源論」即可輕易遮掩。這些源自歷史經驗與體制差異的鴻溝，在相當程度上影響台灣民眾對於兩岸關係發展的感知，進而投射出對於未來兩岸關係進一步發展的恐懼乃至排斥。「反中」出於「恐中」，「恐中」則出於擔心失去自己熟悉的生活方式，包括多黨代議制、言論與集會自由、自由結社、乃至自由上網（例如使用 Facebook）。至於大陸過去對台灣的「讓利」善意始終著眼於經濟層面，由於這些利益無法分潤台灣各階層大眾，「讓利」反而激起反感。在實際推動策略上，兩岸可以先由民間探索「文化 ECFA」、「社會 ECFA」的可行方向；大陸可以開放台灣民間非營利組織更自由的進入以及運作，甚至參與刻正推動的「社會管理」。或至少，「教育 ECFA」可以先行先試，追求兩岸教育合作的深化，共同面向全球化的教育市場，進而經由文化價值與社會正義反思，建構「教育全球化」的普世意義與價值。

（三）建構兩岸關係的世代參與機制：兩岸關係過去都在國共/民共/國民的「黨對黨」、海基與海協的「會對會」的層次上尋求開展，即使有「二軌」或民間交流，大多也是同質對象之間的對話，例如學者對學者、企業業者對企業業者、青年對青年等等，相對地缺乏「跨界」的對話與參

與，亦即不同層次、不同屬性領域之間的對話，以尋求相互的瞭解與「理入」(empathy 將心比心、設身處地的同情同感)，進而形成「跨界」的共識與共同行動。在 Web 2.0 的新時代以及時尚流行的後現代，社會成員的思考模式與行動邏輯的巨大轉變下，或許應該被積極納入兩岸關係的建構與推動，才能提昇兩岸社會對於兩岸關係的理解與接受。無論在台灣或大陸內部，乃至兩岸互動的場合，兩岸青年在各個層次上，包括在不同政黨之間、企業之間、民間團體之間，必須都能實質參與兩岸關係的對話、討論、辯析、試做(實驗)、競爭、合作，乃至決策，才可能達成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「世代交替」。

四、結語

兩岸關係「深水區」不容迴避，兩岸之間浮現原本潛藏的阻礙，正是兩岸關係突破的契機。若能正面積極面對新形勢與新問題，突破思維與行動的傳統窠臼，以「結構轉型」超越過去的「創造性模糊」，進而以全球化的視野、社會文化融合的格局，重塑推動策略與路徑，兩岸關係終將因陽光而燦爛。

